

“我的灵魂全在哥伦比亚”

——对话费尔南多·博特罗



林距离

近日,来自哥伦比亚的艺术大师费尔南多·博特罗作品展在中华艺术宫举办。本月20日下午,中华艺术宫和新民晚报共同策划举办了一次论坛,邀请博特罗先生、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副馆长李磊以及新民晚报总编辑陈启伟进行了一次艺术对话。学术主持是沈奇岚女士。

沈奇岚:每一个大师都是有自己非常精彩独特的人生,博特罗先生人生非常精彩,也非常特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曾经跟我们提到很多 Conviction,就是这个艺术信念。你从哪一刻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走艺术家这个道路,而且形成了艺术信念?

博特罗:我14岁开始进行绘画,17岁进行大量的绘画实践,19岁开始有第一次的展览。我觉得这些绘画的表达,在血液里就已经有了。后来我到欧洲进行旅行和艺术探索的时候,被意大利的中世纪以及近代的艺术家深深吸引,包括乔托、皮耶罗·德·弗朗切斯卡。这些非常著名的艺术大师的表达方式,那种绘画的方式,体积感的表达,包括线条感的使用,使得每个物体都闪闪发光,闪耀着神圣的光芒。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应该这样去做艺术的方式。当时就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我就该如此行使艺术这件事。

施大畏:因为工作的关系,博特罗先生的展览已看了3遍。他那种对生命的尊重,令我感动。我和他画风不一样,他很快乐,我有点悲怆。他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比如博特罗先生画的马戏的系列,有人生哲学的考虑。他画斗牛士,是力量和生死的象征。他画得很快乐,但快乐中有沉重的生命思考。我画了很多的中国历史的故事,也是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

为什么绘画会变成自己的一个信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哲人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就有一种艺术精神。

我想博特罗的艺术精神,他代表了民族血液里深厚的艺术情感和执着的艺术追求,我也有自己的那种想表达的东西。这两个不通的语言正好都讲述一个问题——生命。所以我说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怆的,喜庆的还是有点忧伤的,其实都是人内心思想的表达。

陈启伟:看博特罗先生的作品,让我有一种“梦回唐朝”的感觉。若干年之前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唐朝的人文绘画,那种丰满,那种充实,那种快乐,也是那个时代的具体的反映。

我想从博特罗先生的绘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家在审美意识上的一种觉醒。宋代以后,中国人物画趋向于骨感,就像我们当代很多女性一样热衷减肥。这种对瘦的审美倾向,成了现当代世界性潮流。但是,博特罗先生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给我们很多启发。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到底是追随时代,还是艺术



■ 博特罗作品《女孩头像》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家本身要在时代中有所发现,这个非常重要。

从博特罗先生的绘画当中,我们发现,哥伦比亚民族的气息非常浓厚。他已经做到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的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博特罗在艺术上坚持民族的特色,为什么能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这对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也会有很多新的启发,我想听听他的说法。

沈奇岚: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博特罗先生的另辟蹊径,也是经过苦苦坚守的。他曾在纽约10年时间没有卖出过一副画,因为他选择丰满的、快乐的方式,与那个时候欧洲、美国的观念绘画截然不同。他坚持他的初衷,所以非常艰苦。

博特罗:在纽约的那些时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当然的评论界对我的作品非常蔑视而且是充满恶意。当时的风潮,如果你是具象的,或者你是写实的,那你就不要在艺术圈混了。

我非常坚信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自己的道路一定是应该这样走的。所以不管外界怎么说,不管外界如何的诱惑,不管外界抽象观念的如何流行,还是坚持自己的画法,整整十年非常艰难,找不到画廊,也卖不出什么画。

但是转机是在十年之后发生,一个德国的艺术馆馆长发现我的画,因为我的画里面是有着跟欧洲传统相连的那一部分,所以我的作品的价值被发现了。接下来就在欧洲就获得了很好的展览的机会,人生就开始转变。但是只有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迎来这样的成绩。

施大畏:刚才博特罗先生讲的一番话我很感动。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就应该自己信念的坚守和实践的过程。

其实我说人的精神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人在自然当中,他为了生存,因为面临生死而产生了一种力量。

我记得尼采说,为什么希腊人那么喜欢神话故事?因为希腊人感觉到,当他的力量难以改变世界的时候,借助希腊神话当中的力量去给自己一种自信。中国文化跟希腊、欧洲的文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个表达人的生存、人文的发展,人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活得更精彩。这种坚持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样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样式,核心就是你内心思想表达,内心情感表达,就像博特罗先生对前辈大师的敬佩,对他祖国的热爱。

沈奇岚:我忍不住想问博特罗先生,从哥伦比亚国土当中获得的养分是什么?我知道你在欧洲、巴黎生活了很久,

在纽约生活很久,但是画的永远是哥伦比亚,这是为什么?

博特罗:我深深相信艺术是有一个归属地所在。我在中华艺术宫看到的中国艺术家作品都很中国。我在哥伦比亚长大,生命的前20年是深深沉浸在哥伦比亚的环境中。这种感受之深,与整个艺术生命的沟通。我的作品相当于一个乡愁的重构。每个艺术家有他的根之所在,而这个根在将来的艺术创作中会不断地反射出来。我的一生都在这个根当中获取营养,然后创作了这么多的艺术作品。

我在美国生活很多年,在巴黎生活很多年,但是没有画过一幅那儿的画,因为那儿不在我的灵魂当中。我的灵魂,我的血液里全是在哥伦比亚。

陈启伟:总体来讲博特罗先生的画给我们很光明、很快乐,感觉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世界是大同的。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整个艺术潮流里面,一个审美一个审丑的问题,很多当代艺术可能在审丑上走得比较远,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大师对艺术的审美、艺术的审丑,他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看法?

沈奇岚: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怎样表现世界的残酷性,又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愉悦感,就谈谈你画的《Abu Ghraib》的那个系列,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同于其他系列的画,画面很残酷,但是很奇怪也令人很愉悦,你是怎么做到的?

博特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重要的责任

之一就是给观众愉悦。这些是意大利大师都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是艺术家的使命。艺术的愉悦感是艺术家的本份。在所有的艺术当中,我们可以想像能够留下名字的人都给我们一些巨大愉悦感,包括印象派。但是,我又经常因为这些世界不公正而震惊到,比如说哥伦比亚有过的独裁者,比如说美军狱囚的事情,是当初萨达姆虐待囚犯的地方,以及有两年时间一直在画哥伦比亚暴力事件。因为作为个人我必须对这个世界的非公正进行回应,这样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也作为个人,完成我的使命。

施大畏:博特罗先生给你一种快乐,快乐里边有一种苦涩、调侃。这些作品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同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风格不重要,具象也罢,抽象也罢、表象也罢,最重要的是你能把情感放的多重,别人就反馈给你的信息就有多大。

沈奇岚:博特罗说20世纪当代艺术史其实是视觉上的灾难史。我特别想知道博特罗先生对20世纪当代艺术这一块的看法。因为你也从20世纪一直研究到现在,你觉得当代艺术有什么问题?

博特罗:观念艺术其实跟戏剧、歌剧相关的,但是目前好像绘画已经被非绘画的东西所代替了,譬如影像之类。创造美这件事情好像在这个时代不是那么被看重,而是更加追求娱乐,更加追求震惊的效果。艺术还是要有升华的作用,但现在的潮流让大家觉得一旦一个东西跟美相关了、漂亮了,就很可疑,这还是艺术吗?这是当代艺术的问题。大家应该来创造美,创造艺术,创造美好的东西。

李磊:美是人类心灵当中的一种特质,人不会自觉的去追求一种东西,让心灵感动的事和物都会呈现出美的特质。

博特罗先生,我非常地感动,他说艺术是让人升华的东西。

艺术家做什么?他把自己的感受通过他的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精神的境界,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升华,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对于艺术的判断我觉得这要很清晰。为什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会模糊。艺术可以是无边的,其实艺术并不是无边的,艺术有它特定的功能。我们不管是读诗也好,读小说也好,历史上留给我们文化的财富都有这种让人精神可以升华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们也特别需要这种因素。

现在来中华艺术宫参观的人非常多,2015年就达到286万的观众。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来看了以后,不要把博特罗的作品当成一个娱乐,胖啊、开心啊、好玩啊,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作品背后有非常强的人文关怀和人的精神交往,正如施大畏说的生命的尊严。

艺术圈的傲慢与偏见

◆ 林明杰

费尔南多·博特罗的画曾有10年在纽约无人问津,原因只在于他是画具象的,而且画的是与潮流审美相悖的“大胖子”。博特罗说:“当时的风潮,如果你是具象的,或者你是写实的,那你就不要在艺术圈混了。”

艺术史上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每当一种新的艺术潮流冒头时,都往往会被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艺术势力打压。而当曾被打压的新潮艺术成为主流艺术后,又开始歧视和排挤过去的主流艺术,并开始看不惯甚至打压比它们更新的潮流。这几乎成为一种“恶循环”。

艺术的事无非是人类状况的折射。它反映的是人的梦想和追求,同时,艺术的社会境况也体现了当下社会人与人是怎样

的胸怀和智慧相处和理解的。

从艺术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当代,越来越多的艺术样式和观念诞生和并存,这无疑是人类胸怀在现代文明大环境中更为开阔的体现。但艺术界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传统艺术对新锐艺术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而当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傲慢与偏见,却在学术的旗帜下掩饰了它们的霸道。博特罗的遭遇在艺术界想必不会仅此一例。

现代文明环境的艺术界应该有更为包容的胸怀,给予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样式以平等的机会和生存的尊严。这样,艺术才承担得起人类文明开拓者的责任来。

上海嘉禾2016春拍上海公开征集暨免费鉴定

上海嘉禾拍卖2015秋季暨五周年庆拍卖会以7.89亿元总成交额圆满落幕,其中潘天寿《鹰石图》以1.15亿元成交,成为2015年华东拍卖市场首件亿元拍品。

上海嘉禾拍卖成功推出陆俨少、谢稚柳、程十发、刘海粟等海派大师品牌专场,由陆俨少大师之子陆亨先生、谢稚柳陈佩秋大师之子谢定琨先生、程十发大师之子程多多先生、刘海粟大师之女刘瀚女士、陈大羽大师外孙韩宁宁先生作为专家顾问严格把关并出具专场作品亲笔签名鉴定证书,并特聘宋文治大师之子宋玉麟先生为金陵画派作品严格把关,形成了具有公司特色的品牌专场和专题拍卖,得到了海内外藏家的高度认可与关注。

上海嘉禾此次上海公开征集,将有陆俨少书画鉴定专家陆亨先生、谢稚柳陈佩秋书画鉴定专家谢定琨先生、古代书画鉴定专家万寿先生、瓷杂古董鉴定专家许伯雄先生、关良书画鉴定专家

乐坚先生(上海人美出版社副总编,《关良全集》主编)等亲临现场免费鉴定,届时欢迎您莅临指导。

征集范围:中国书画、名人书札、古董珍玩
征集时间:2016年1月30日-31日 9:30-17:30
征集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111号
延安饭店东苑一楼嘉禾大厅
详询:15900993161
15900993162

电话:021-32558111
邮箱:jhpings@126.com
网址:www.jhpmzx.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
延安中路1111号(延安饭店东苑一楼)

公司本部常年征集作品

